

四
友
齋
叢
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解亦庶幾十不失二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
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
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
蓋欲真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池
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尚存十之六七正
恐助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
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卧遊之
意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
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

畫之語與某一得之見著之於篇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即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服褖袂笄禘之類皆 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爲之豈得畫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
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
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
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閭立本
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
葵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
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

董貞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

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
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卣匱簠盤登豆上
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
與夫花紋欵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
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
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禍者實由信任
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
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

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爲口實可笑可笑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爲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

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
子輪扁斲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
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
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
病也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
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
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

自然之目則真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
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
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
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
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
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盡
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盡宜
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歷凡五

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又曰舉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

世人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

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
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
贗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
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
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
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
者歟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
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

也其畫非繚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
沈辨之至山東賣書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
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
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
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
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
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
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
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

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峨峨江總陳
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緯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
哀策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
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
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余見車螯上所畫謂是漢人之蹟且云其畫法甚
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後見
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
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

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
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
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
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
代之先後矣

楊升菴云按王象之與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
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
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
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

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
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動人
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
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圖而兵士有
着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
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
非漢官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
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

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盡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

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于望而
知其真僞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
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
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
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
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
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末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
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
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
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
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
皆得其筆瀟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
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
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
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畫法中

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末昇嗜酒放浪性
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
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
之末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
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
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末昇今
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
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
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末昇同年而語也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軼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黃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今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某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

勻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未必能到

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在宋則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熙有畫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黃長睿有東觀餘論李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道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有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而近代則有周草窓雲烟過眼錄志

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畫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璽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下矣

嘗疑馬遠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跡雖
最有名者亦不滿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
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
真之意雲是鈞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
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下則知遠蓋長
於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
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董巨安得以
此少之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

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
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
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
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耻仕胡元隱居求
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
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
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
古蓋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道圖是臨范長壽者

上有詩題真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
五馬圖臨李龍眠真妙絕精神完整且是大軸
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遙於茂
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真是其興之所寄有畫
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兼得梅之標格其他
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幅皆有神韻非畫工所
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
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

耳况古之高入興到即着筆塗染故只是單幅
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
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
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
東坡居士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
痕跡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
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

蔡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
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
牛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
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
書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願彷象其高勝不敢
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
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
此所謂鈇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

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道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

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桎剡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畧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醜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

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即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
作大幅狀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
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
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
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
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
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
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蒲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

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
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
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
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
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竒也自楊總統琢之
天竒損矣叔明畫人竒也自孫宰子補之人竒
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
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

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墨西其平遠法
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
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
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
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
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
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
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闢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
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
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
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
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
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
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

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

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易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

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徃徃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做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

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

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
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
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
畫若自己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
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
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
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竒古畧無前所謂

言
卷之二十九
秀媚之態蓋竒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
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樾居輞川圖
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揚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免
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
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
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
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

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
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
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設色學趙千里者
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嚴峻凡山中之景如水
碓水磨稻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
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
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以贈東橋先

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

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仕陳
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
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四友齋叢談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期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
事大畧已參錯於胸中矣非徒欲誇多闡靡以
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
以垂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爲之超
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
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

慕悅者則不出此數人耳故盡摭之著于篇以
觀余志之所向云

邇觀人物之盛莫過於春秋然尚混成不見鋒
鏑獨程嬰旣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
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趙武旣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帝泣固請無死嬰曰不可
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
事爲不成矣遂自殺獨此一事漸覺發露有以

開戰國節俠之風

太史公作四君與刺客諸傳獨信陵君荆軻二傳更覺精采蓋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荆軻事則有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故也蓋義烈所激自能動人故雖以陶淵明之閑淡而其詠荆軻之詩則曰惜哉劍術踈竒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没千載有餘情則其意之所感固以遠矣夫死蓋有重於丘山有輕於鴻毛者何哉彼重則此輕也嗚呼人生處世誰則無死苟以大運校之

若多活數十年禽息視爾即數十年猶旦暮耳
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數萬皆烟
消漸滅然此數子者常在天地間雖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則其於生死輕重何如哉

戰國之後獨魏晉人亦能輕死如史稱夏侯大
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自若舉動無異嵇
中散臨刑顧日影彈琴曰廣陵散絕於今日矣
此二人能不怛死可謂異矣余觀其與戰國人
輕死雖同然各有所主戰國人本出義俠魏晉

人則因其深於老莊識理透徹能達死生之本
故耳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爲第一蓋以虎狼之秦
天下震懾其帝業垂成而魯連以片言折之其
事遂寢則其片言之力威於六國數百萬衆矣
而能使文武之業猶存一綫則魯連之功也及
平原君以千金爲壽則曰所以貴於天下士者
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
賈之事吾不忍爲之終身不復見後以復聊城

之功齊欲爵之遂逃隱海上蓋其於弛張去就之間無毫髮可議又其言皆本大義切當情實非若蘇張以浮言動人蓋雖戰國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諸人之上一時無與爲比蘇子瞻之論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蓋亦深許之也後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倣竒逸頗爲近之太史公以魯連與鄒陽同傳失其類矣

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

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在列仙傳

風俗通曰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余又聞東方朔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托生於東方或者歲星爲是

蘇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

以區區之學孤封止三人止矣言之身下以烈
范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
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蓋以此
深不滿之余謂子瞻聰明絕世事事見得明透
獨此一節亦爲老范瞞過蓋蠹既建奇功於世
遂棄去自處以天下之至鄙至賤者而以神奇
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畧
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
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

其權正以見其翫弄造化處而以為蠹真聚歛
積實者寧不為蠹所笑耶

一日與莫雲卿同看湏賈說范雎雜劇余曰雎
以一徒隸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遠交近攻之
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謀也及功成之日
蔡澤以一言動之則去相位如脫敝屣是可不
謂豪傑哉余即發口雲卿亦同聲言曰焉知非
范雎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使人激蔡澤
來代已以為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

不大相遠

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在長安以千金買少婦歲中輒易去司馬相如使文君嘗壚身著犢鼻滌器於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賞井丹高潔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子敬但知長卿慢世而不知范蠡東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後世張子房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於儒術便覺不同子房雜出於黃老故其後辟殺一事尤爲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今人不可以

意見測識武侯則純是儒者故終始於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之二言惜哉

余謂三代以後之人莫有過於韓信者蓋其初
見漢高之時其倉卒數語而定漢之業皆不出
此與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其問對之言大率
相類然孔明忒仔細終是韓信氣魄大

張子房博浪之椎殊爲孟浪後遇圯上老人以
足取履折挫其氣始能隱忍以就功名若韓信
跨下之辱安然受之蓋非有所養亦只是能見

事自度終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唯孫臏斬龐涓一事差可與信比有餘皆不逮也

韓信既封齊王返淮陰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爲二都尉其與李廣因霸陵尉故將軍之言一復將即誅之其量之大小蓋不

佯矣史謂李廣之死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然則於信又當何如哉

漢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陳兵出入而奪王後以一舍人告變即斬于鍾室此實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猶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禍必以韓侯為口實

余所不滿於韓信者獨不薦用李左車與殺鍾離昧二事而已然信之於漢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寧賣友以從君無寧背君以從友至是亦烏

得不殺哉其失在於始之受之耳蓋度其勢既無終庇之理則當謝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滅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殺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嵇中散謝康樂三人之死皆有關於天下大義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白於天下聊爲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馬懿劉裕皆世之英雄也方舉大事當錄用名士以收人心豈肯殺一豪傑而自取天下疵類耶故禰衡者乃一浮薄

以操誅之如殺孤豚耳然猶必假手於黃

北海議論英發海內所宗蓋操之所望而

慕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蓋謀人之國必

誅鋤異已者北海忠義素著必不爲操用操

已度之審矣苟臨事而北海一伸大義於天

下則人將解體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

誅之耳今觀邈慮路粹之奏如所謂父之於子

本爲情欲子之於母如寄物瓶中此皆兒童之

言乃以此誣衄大賢縱獻帝可欺操不畏天下

後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時尤司馬昭之所最忌者也方叔夜當刑之時太學生徒二千餘人乞留康爲太學師况叔夜乃心魏室使叔夜而在則昭之異圖叔夜率二千人倡之所謂雖張空拳猶可畏也昭烏得而忍之哉謝康樂之死亦以聲名太盛且知不爲已用故也然則北海死於漢中散死於魏康樂死於晉蓋顯然明著者也世但以爲此三人者皆以語言輕肆舉動狂佚遂以得罪嗚呼豈足以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
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瞞陰賊
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
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謂公負其
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
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
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

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
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
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
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阮嗣宗陶淵明與叔夜康樂同時蓋此四人才
氣志節無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蓋嗣
宗淵明所謂自全於酒者也然比干死箕子佯

狂並稱三仁亦何害其爲同耶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汗巾憤余嘗與趙大周閑論偶及之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此獸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

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
謂善論古人者矣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
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
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類閔敷然
蘇稍露鋒鏑不及太傅混然無跡故蘇公屢遭
磨折正爲是耳余觀白太傅與元微之自少即
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干方刺裴
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傅後爲綠野堂

之上客李衛公與牛竒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大傳與竒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莊子曰忘我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蓋必我之忘人者盡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無忘則盡天下而無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蘇公豈不知忘我但恐未能盡耳昔者南榮趯將南見

老子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
與人借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
子不知吾所謂乎蓋蘇公一舉動一談諧與之
俱者實繁其徒或者蘇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
盡者耶

韓魏公見書疏中有攻人隱惡者皆手自封記
不令人見文潞公以唐介劾奏罷相介亦貶謫
後潞公召復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
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韓魏公喜營造所臨

之郡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稱其度量乃知此二
公以天下爲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勵名行者
無代無之但不見有許大人耳

劉道原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
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
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
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

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
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詭不知止任性
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
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
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
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濶劇談而不辯慎密
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
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
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也觀劉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實似之
蓋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類
有如此者

黃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
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

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

茶有蜜雲龍者極爲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

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

山谷跋司馬溫公文潞公書曰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山谷見王介甫字說極口贊之有人聞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於荆公詩句字法每稱譽不容口余見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云荆

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瘵於伯牖有此聘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問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耳蓋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輝映宇宙亦豈可終掩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

愠欲祝髮着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
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
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擊爾與俗子
爲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
人拘忌束縛者也往在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
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
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
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山谷與俞清老書云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場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蘇黃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訓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謹擬而著之篇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
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
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
否君實固其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
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
丘遂以爲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
耳

山谷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
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

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即安
此古人讀書法也

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
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
仰觀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
此

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而惡暑者喜寒
世必以爲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敗則謂之有
智不可乎

人生歲衣十匹縑日飯兩杯而終歲齋然疲役
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
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
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
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

歎耶

蓋余上下二千餘年間而其所取者不過魯仲
連范蠡東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謝康樂
陶靖節白太傅蘇東坡黃山谷十餘人而已他
如程嬰信陵君荆軻范雎韓信曹公輩雖非余
志之所在然其氣之所感千載之下猶使人志
意激烈昔孔北海猶友太史子義而此數人者
豈盡在子義下哉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唯恨古時人不
見我此語殊當人意余小時爲天台王石梁長

沙熊軫峰南都顧東橋關中馬西玄所知直以
古人期之今余雖志業不遂然其意識頗謂英
博或庶幾不愧古人然此數公者今皆下世恨
不得使一見之耳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
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
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從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
弟子乎從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非爲其不忘故也。椋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于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椋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吾存於柔，齒亡於剛。椋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崇訓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
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
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有
些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不好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陳元用家極富厚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孫不賢雖與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

大抵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則毀此物理之不

可移者

溫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朱晦翁嘗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有雜錄冊子
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
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
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

日累乎竟不往後十餘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
晦翁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
成上一課更欲者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
命令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
且看日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
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上公悵然歎
服去意遂決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後一日盡厚遺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
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
若吾簡靜之爲樂也

伊川與韓持國泛舟於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却是求知已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伊
川曰只爲曾有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却與遂
致人如此持國歎服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

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自
熟殊不與人較其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
便無主矣

林和靖云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
之至快及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
或我唾樂莫大焉

又曰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
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廬

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者於州里黨族名聞於朝故
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
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
不忠後之人強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
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
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
無他去古旣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觀和靖之
言則知在宋之時已自如此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文正公曰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

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
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
自立何如哉

鶴林王露云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
畏近習則爲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
愈深者葬愈微丘龍齋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
詞戒也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

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
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閔壻夫妻
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
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耶苟欲其聚於一門
之內而饗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
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
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
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
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

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

非槩族而會食也

韓魏公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脚做更不得
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
相助幸而多有成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
往自許也

韓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
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

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
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
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
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
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
事之一助

讀書錄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八九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處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

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
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
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揚升菴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人之所
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曰古有居岩穴而神
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
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叢

之三十一